

# 托斯卡纳艳阳下

让身体顺应自然的节奏，  
慢慢来，有的是时间



(美) 弗朗西丝·梅斯 著 邱艺鸿 译

*Under  
the  
Tuscan Sun*



南海出版公司

*Under  
the Tuscan Sun*

# 托斯卡纳艳阳下

〔美〕弗朗西丝·梅斯 著  
邱艺鸿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托斯卡纳艳阳下 / (美) 梅斯著; 邱艺鸿译. —2  
版. 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4. 3  
ISBN 978-7-5442-6869-1

I. ①托… II. ①梅…②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  
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48954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0-078

UNDER THE TUSCAN SUN by Frances Mayes  
Copyright © 1996 by Frances Mayes  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.  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0  
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.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### 托斯卡纳艳阳下

〔美〕弗朗西丝·梅斯 著  
邱艺鸿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  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 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 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  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马秀琴 刘灿灿  
装帧设计 朱柳柳  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 
印 张 9.5  
字 数 200千  
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2版  
印 次 2014年3月第4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6869-1  
定 价 32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## 目录

写在前面的话 / 1

渴望阳光 / 5

那房屋与那土地 / 25

水姐妹与火兄弟 / 41

野果园 / 63

太阳的声音 / 75

欲速则不达 / 90

树下的长桌 / 107

夏日私厨 / 124

高贵的科尔托纳 / 138

托斯卡纳的四野 / 159

做个意大利人 / 181

绿色橄榄油 / 195

一个漂浮的冬季 / 207

冬日私厨 / 223

玫瑰花径 / 238

永恒的石头 / 246

夏日的圣物 / 262

托斯卡纳艳阳下 / 275

归来 / 285

## 写在前面的话

“你们在那儿种了些什么？”家具店的员工扛着一把扶手椅，穿过我家门前的走道。他眼睛很尖，一下子就看出了山坡上的那片地。

“橄榄和葡萄。”我答道。

“这个我当然知道。除了橄榄和葡萄，还种什么别的了吗？”

“一些花草。我们春天不住这里，错过了时节。”

他把椅子搁在湿漉漉的草地上，仔细打量着梯田里那一棵棵修剪整齐的橄榄树。最近，我们正在犁地和翻土，打算重建昔日的葡萄园。“种马铃薯吧，”他建议道，“非常省心。”他指着第三块梯田，“就种那儿，那儿阳光充足，是种马铃薯的好地方，红马铃薯，黄马铃薯，可以做肉馅汤圆的马铃薯。”

就这样，我们在入主此屋的第五个夏天，可以到田里挖马铃薯做晚餐了。马铃薯很好挖，跟捡复活节的彩蛋一样，毫不费劲。一个一个，干干净净，叫人好生惊讶。只要用水冲洗一下就亮光光的。

过去四年里，我们将托斯卡纳的废宅修缮一新，耕种了四周的田地，像收获马铃薯一样收获了一切。我们向弗朗西斯科·法尔科取经。七十五岁高龄的弗朗西斯科一生大部分时光都在和葡萄打交道——怎

样把老葡萄树的卷须埋进土里，让它生根，长出新芽。如今，我们的葡萄架上已是果实累累。作为有幸安家于此的外国人，我们什么都想尝试。旧貌换新颜的大部分工作，都是我们亲手完成的。我的祖父要是目睹了这里的成就，准会说傻人有傻福。

一九九〇年，我们在这里度过了第一个夏天。我买了一个特大号的本子，佛罗伦萨纸的封皮，蓝色真皮的镶边。我在扉页上写下了“ITALY”（意大利）。这样的本子，照理应当书写不朽的诗篇，可我留在纸页上的却是这样的东西：野花的名字、琐屑的计划、意大利语生词、庞贝城的瓦片素描，还有树木的形状、鸟儿的啼鸣，甚至诸如此类的种植建议：“在月亮穿过天秤座的时候，种向日葵……”其实对于建议中的具体时间，我根本不知所云。此外，我遇见的人、经历的事以及烹调过的佳肴，也都悉数留在了本子里。这个本子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记事本，详细记录着我生活于此处最初四年的点点滴滴，如今里面还夹着各种菜单、油画明信片、修道院平面图、意大利诗歌和花园草图。这个本子不同寻常的厚，就是再写几个夏天都没问题。现在，它已经化身《托斯卡纳艳阳下》这本书，真实再现了我在意大利的快乐时光和自然流露的种种感情。无论是修缮房屋，变布满荆棘的土地为橄榄林和葡萄园，还是探索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的古文化遗址，甚或在异国厨房烹调美味，领悟饮食文化的奥妙，都让我深切感受到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乐趣。把葡萄卷须埋在土里，它就会生根发芽，同样的道理，不时改变一下生活方式，思想便会深邃很多。

每年六月初，我们都得下地除草。等到七月酷暑来临，地里就不会因天干草枯引发火灾。窗外，三个工人正推着割草机除草。轰轰的机器声如同一大窝黄蜂的嗡鸣。明天，多米尼克会过来帮忙翻土，将今天的碎草送还给土壤。他会开着拖拉机，沿着很久以前公牛耕过的

环形痕迹，反复来回。尽管有割草机和翻土工的帮忙，减少了不少田间工作，但我仍觉得自己正参与着古代夏天的耕种仪式。意大利有着数千年的历史积淀，我站在历史最顶层的一小块土地上，望着山坡上星星点点的橘黄色百合，心情格外愉悦。就在看得入神的时候，一位过路老者走到我面前，驻足问我是否住在此地。他告诉我，这块土地他非常熟悉。随后他打住话头，目光在石墙两侧逡巡，接着轻声说，他哥哥就是在那儿被枪决的，被怀疑是游击队员，死时才十七岁。他不住地点头，我心里清楚，老人看到的，既不是我的玫瑰园，也不是我那用鼠尾草和熏衣草围成的篱笆。他走的时候抛了一个飞吻给我，“Bella casa, signora.”（太太，多美的家啊。）昨天，我在一株橄榄树下，发现了一片蓝色矢车菊，或许老人的哥哥就是在那儿倒下的。这些花是打哪儿来的呢？莫非是画眉鸟自空中遗落的种子？明年今日，它们会拓展领地，开遍整片田地吗？古老的地方总是时空交错，而我将在其中的某一点上开始新的一页。

我打开这个蓝色的本子，记下这里的一草一木，自己的发现所得、足迹所至，以及日常生活的琐屑小事。对我来说，这本身就是赏心悦事。依稀记得，几百年前的一首中国诗歌曾表达过：用文字再现经历，无异于生活了两次。追根究底，寻求变化的动机十有八九与渴望拓宽心灵居所有关。《托斯卡纳艳阳下》正是我心灵居所的写照。我希望，读者能像前来探访我们的朋友，学我在厚厚的大理石灶台上和面打蛋；和我一样被菩提树上的杜鹃叫醒，走进田间小径，对着葡萄架歌唱，采摘一罐又一罐李子；或者随我一道驱车去看那些有着圆形塔和天竺葵的山城；像我一样想亲眼目睹橄榄枝头初结橄榄的模样。前来度假的客人常常沉溺于这种愉悦。感受到凉风拂过滚烫的大理石雕像了吗？我们可以像两个老农一样，坐在壁炉旁，吃着厚厚的牛油吐司，喝着

新酿的奇扬第葡萄酒。我会带你去亚伯泰德，欣赏挂满一屋又一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圣母画像，之后沿着尘土飞扬的古道返回家中，用大蒜和鼠尾草煎鳝鱼给你果腹。无花果树下，两只猫咪蜷缩着身子，我们也觉得那里非常阴凉。我数过，鸽子每分钟会咕咕叫六十声。我家山顶上的伊特鲁里亚石壁的历史，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八世纪。我们可以慢慢聊天。

有的是时间。

一九九五年于科尔托纳

## 渴望阳光

我看中了国外的一幢房子，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：巴玛苏罗。房子又高又大，四四方方，杏黄色的外墙，略有褪色的绿色百叶窗，古色古香的瓦质屋檐，二楼还有一个安装了铁栏杆的露台。我暗忖，过去的女眷说不定就坐在那里，轻摇着扇子，欣赏下面的风景。可如今楼下长满茂密的欧石南、枝蔓杂乱的野蔷薇和高至人膝的杂草。露台面朝东南，顺着眼前的深谷望去，远处是绵延至托斯卡纳的亚平宁山脉。每逢下雨或光线交替之时，房子的正面就会相应变成金黄色、黄褐色和暗红色；原来的红色墙壁渐渐模糊成玫瑰色，像一盒忘了收拾的颜料，在日光下慢慢融化。有几处石灰墙皮脱落了，露出粗糙的石头，墙壁原本的样子隐约可见。房子坐落在一处满是果树和橄榄树的山坡上，一条白色鹅卵石路蜿蜒而过。巴玛苏罗，是由巴玛（bramara，渴望）和苏罗（sole，太阳）两个词构成：渴望阳光。没错，这正是我的内心写照：渴望阳光。

家人一致反对我的购房计划。母亲觉得这想法荒唐之极，她故意将“荒唐”二字说得震天响。姐姐虽然很兴奋，却也忧心忡忡，好像我是个十八岁的少女，打算盗用家中的汽车，跟哪个水手私奔似的。

我又何尝不是疑虑重重。尽管已经坐在意大利公证人办公室外的椅子上，心里却一点底都没有。我每一挪动身子，椅子上的马毛就会穿过白色薄棉裙，刺我一下。只有在紧张之极的等候中，人才会留心到这种细微的感觉。我瞟了一眼埃迪，想看看他在收据背面写些什么：帕尔玛干酪、意式香肠、咖啡、面包。这个人怎么敢在收据这样的重要物品上乱涂乱画？终于，一位女士打开办公室门，冲着我们叽里呱啦地说了一大通意大利语，语速堪比急流。

意大利的公证人和美国的公证人有着云泥之别。在意大利，公证人只是处理地产事务的法定代表人。我们委托的公证人曼图丝女士是西西里人，她个子不高，作风雷厉，鼻梁上架了一副厚厚的浅色眼镜，衬得绿色大眼跟风铃似的。她大声地念着冗长的法律条款，语速比我遇见的任何人都要快。我一直认为意大利语是世界上最悦耳动听的语言，没想到从她口中说出来，如同岩石滚落陡坡。埃迪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，我知道他是被这位女士的声音震呆了。房主卡特医生看到我们真的有意购买，似乎突然觉得自己的报价太低了。他肯定是这么认为的，而我们其实知道他出的价格高得离谱。事实上，我猜中了他的心思。那个西西里女公证人，一口气都没停，没有人能够打断她的话头，但是楼下小酒吧的老板吉塞普是个例外。他突然推开公证室暗色的门，举着托盘，满脸惊讶地望着里面面面相觑的美国客人。他给曼图丝女士端来上午的浓咖啡，她拿起咖啡，一饮而尽。房主想报两个价，合同上的价格低一些，而实际成交价要稍高。“理当如此，”他再三坚持道，“哪个人会这么傻，把真正的成交价公之于众。”他建议我们在公证处开一张支票，私底下则把款项分成十张面额较小的支票给他。

闻言，我们的中介马提尼先生耸了耸肩头。

我们雇来负责翻译的地产代理商，英国人伊恩，也耸了耸肩头。

最后，卡特医生只好无奈地说：“你们这些美国人，真是太死板了。好了，拜托你们别将支票日期写为同一天的，隔一星期一张，这样银行才不会察觉这笔大数目。”

难道他说的银行就是我去过的那一家？那个眼睛又黑又大的出纳，总是无精打采，一边抽烟一边打电话，十五分钟才能处理完一宗业务。女公证人的话音停了，她理了理文件，塞进一个文件夹，起身送客。等钱和文件备妥之后，我们还得再度造访。

推开旅馆房间的窗户向外望去，意大利科尔托纳风格的古老屋顶一览无余，远处青黛色的基亚纳山谷迤逦。一阵狂野的热风吹过，使得正常人都不得不得疯狂起来，而此时的我，正处于疯狂之中。我难以入睡。在美国也捣腾过几套房子，每次我都是把母亲的斯波德瓷器、一只小猫和部分盆栽往车上一扔，驱车五或五千英里，来到一个新的地方，掏出新钥匙打开新房门，便大功告成。当然，在你脑袋上方的屋顶就要更换的时候，难免心事重重，思前想后。毕竟，卖房子意味着必须丢弃一连串回忆，而买房子则是在选择未来的容身之所。没有一个住所是中立的，它势必对你产生影响。除此，还有那么多法律手续和种种突发事件等着应对。这一切都让身在旅馆的我，眼前一片黑暗，无所适从。

意大利一向是我心灵的指针。在我们租住托斯卡纳农舍的四个夏天里，买房的念头就在脑海中盘旋不去。初访意大利时，我、埃迪和另外两个朋友合租了一处农舍，自入住的第一晚起，我们就开始盘算四个人的积蓄凑在一起，能不能买下那幢站在阳台上望见的破败石砌农场。埃迪立刻迷上了意大利的乡村生活。他整天在附近的田里转悠，看邻居们干活。安托里斯人擅种烟草，这种植物虽然可恶却很漂亮。

我们听得到田里的农人警告同伴的喊声：“毒蛇！”傍晚，蓝紫色的暮霭从暗黑的树丛间缓缓升起。从阳台上望去，对面那个农场井然有序，静谧安宁。

我们的同伴离开意大利后就再也没有旧地重游。而我和埃迪在接下来的三个夏日里，却开始了锲而不舍的寻房之旅，一心想找到一栋中意的房子。不经意间，我们去过多地方，绿色纯质橄榄油的产地、村庄深处漂亮的罗马教堂；我们还曾在葡萄园后的小路上悠闲散步，品尝口感最温和的布鲁内罗红酒和色泽最深的诺比利红酒。不过，找房子一直都是生活的重心。每个星期我们都会逛一次市场，不只是买野餐的桃子，还会观察、对比不同摊位上的货物质量和种类，想象若是日后有客人在家里开生日晚会、度假和过周末，该买什么当早餐。逛罢坐在广场上或小酒吧里，悠闲地喝着柠檬汁，一坐就是好几小时，静静感受着当地的生活气息。因为走了太多的碎石小路，我脚上起了不少水泡，回到旅馆后不得不把脚泡在浴缸里，然后涂抹药膏。由于总搬家，我们每次都抱着一大堆历史、旅游、花卉类书籍和小说进出租来的房子或旅馆。我们也常询问当地人爱上哪里用餐，然后按图索骥，因此用餐地点往往是旅游指南里没有的。我们俩都对山坡上的那些古堡废墟无比好奇，一有空就开着车，行驶在翁布里亚和托斯卡纳的石路上，漫无目的，快活而自在。我想，天堂中的生活也不过如此吧！

科尔托纳是我们到意大利的第一个落脚之处，也是屡次旧地重游之所。后来我们还在沃特拉、佛罗伦萨、蒙蒂西、里格纳诺、维其奥以及奎尔恰格罗萨等地租过房屋。这些房子都古怪而迷人。有一栋房子的厨房非常小，容不下两个人转身，但从房间里却可以看到亚诺河。另一栋的厨房既没有热水供应，也没有刀具，但房屋外形酷似中世纪的城堡，还能从屋里俯瞰外面的葡萄园。还有一栋房子存放了够四十

人用餐的瓷餐具和数不清的玻璃杯和银器，可是冰箱却每天结霜，一到四点，冰箱门便自动弹开，露出里面如圆顶建筑似的冰霜。若遇到潮湿天气，手碰到厨房内的任何一样东西，都会感到刺痛。据说，契马布埃<sup>①</sup>就是在这里发现了牧羊少年乔托。另外一栋房子，床铺中央已下陷，蝙蝠从烟囱飞进屋里，在我们周围嗡嗡地盘旋；房梁上的小虫不时地将木屑撒到枕头上。不过它的壁炉堪称庞大，甚至可以坐到里面烤黑胡椒小牛排吃。

为了看房子，我们有时会在尘土飞扬的小道驱车数百英里，看到的却是洪水多发区台伯河附近或矿区附近的房子。锡耶纳的房产中介曾乐观地保证：二十年后这个地方一定非常漂亮，因为法律规定，凡开采过的地方必须重新绿化。我们还见过一栋气势雄伟的中世纪房屋，不过价格高得令人不敢问津。有一次，在一家酒吧，我们邂逅了一位牙齿参差不齐的农民，他极力推荐自己小时候住过的房子。我们过去一看，不禁哑然失笑，原来是间连窗户都没有的石头鸡舍，鸡舍旁的房前拴了好几条狗，狂吠不已，若不是被绳子拴着，早就扑了过来。后来我们在蒙蒂西看中了一个农场，可农场主人，一位伯爵夫人，陪我们看了几天房子之后，突然改变主意，说要等接到上帝的旨意之后才出售房子。我们恐怕等不了那么久，只好悻悻离开。

每次回忆起这些地方，不知怎的，我总有一种距离感，对于科尔托纳，也是如此。但埃迪不会。他每天下午都去广场转悠，看着一对对小夫妻推着婴儿车在街上行走。他们每走几步就得停下来，因为路上的每个人都会围着童车，探看婴儿的模样，啧啧地称赞不已。埃迪不无羡慕地对我说：“如果有来世，我想做个意大利宝宝。”广场周围

---

<sup>①</sup>契马布埃（1240 - 1302），意大利佛罗伦萨最早的画家之一，乔托·杜乔受其直接影响，被称为“文艺复兴绘画的原动因”。

一幕幕的生活场景也令埃迪流连忘返：一个肌肤黝黑的男子闷热难耐，卷起了袖子，懒洋洋地用手撑着下巴，露出手臂上的强健肌肉；附近的楼房窗口，飘出维瓦尔第的长笛乐曲；卖花人在石砌花店里摆满缤纷的鲜花；一个看上去没长脖子的男子，正从货车上卸小羊羔，他把羊羔像面粉袋似的扛在肩头，小羊鼓着眼睛，打量着世界……每隔几分钟，埃迪就要抬头看一眼广场上那座不知工作了多少个年头的大钟。最后，他慢慢地走回住所，默默地记住脚下每一块街石。

每天凌晨，在旅馆庭院的对面，有个阿拉伯人都要做祷告——这恰好是我准备入睡的时候。他的祷告声，像人们用盐水漱口时发出的声音，一连好几个小时，毫不间断。有时，我真想探头冲他大吼一声：“住嘴！”可有时又忍俊不禁。我站在窗口，看见他面带微笑，冲我点头示意。耳边的祷告声，不由让我想起儿时在美国南方，烟草拍卖商在闷热的仓库里拍卖烟草的声音。如今我离家七千多英里，打算把半辈子积蓄一股脑儿投到一个心血来潮的念头当中。是心血来潮，还是像一个刚刚坠入爱河的人，虽然忽喜忽悲，心情起伏，却笃定不渝？我这是怎么了？

每走出凉爽的旅馆到阳光慷慨的镇上溜达一次，对这个地方的喜爱也就多了一分。“运动酒吧”的室外餐桌，正好面对西纽雷利<sup>①</sup>广场。每天清晨，总有些农民在那座十九世纪的剧院台阶上卖农产品。我们一边喝着咖啡，一边看他们高举着生锈的手秤称番茄。除了这座剧院，广场四周还有保存完好的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的宏伟建筑。人们可以随时起身走进剧院，说不定正好碰上上演《茶花女》呢。每天，我

---

①卢卡·西纽雷利（1450—1523），意大利画家，以画人体的技巧而闻名。

人们都会走访拥有中世纪拱顶石门的伊特鲁里亚古城墙，穿梭于只有一辆菲亚特汽车那么宽的石板路，道路两旁布满文艺复兴时期或更古老的建筑；此外我们还流连于那条狭长的小巷和充满神秘气息的人行道。十四世纪砖砌的“逝者之门”仍依稀可见。据说，正门旁边的幽灵之门，是专为瘟疫中的死者而设的。当时的人们担心从正门抬出瘟疫死者，会招来厄运。我还注意到，这里的老百姓常把自家的钥匙留在门锁上。

旅游指南常用“阴冷”和“严肃”这类词形容科尔托纳，显然有失正确。科尔托纳的城墙、地势独特的山顶，以及笔直高大的石头建筑，突显出气宇轩昂的气势。走在广场上，就连房屋的投影在我眼里都那么棱角分明，如一个个规则的几何图形。不知不觉间，我也想昂首挺立。笔直矗立的建筑感染着每个人。这里的居民步履从容，身姿优美，用“挺拔”二字形容毫不为过。走在路上我时时惊叹：“快看，那女子真漂亮啊！”“看哪，那个男子多有风度！”“瞧，那简直就是拉斐尔画中的人物！”临近傍晚，我们又坐进酒吧喝咖啡。只是这一次，面对的是另一个广场。一个六十来岁的妇人，带着女儿和十几岁的外孙女从我们身边走过。三个人手挽手，不急不缓，阳光洒在脸庞上，令她们神采奕奕。阳光怎么能拥有这样的魔力，我大惑不解。难道是田里的金色向日葵将阳光反射到了她们脸上？眼前的三个女子如此平和、尊贵、赏心悦目，应该把她们的脸铸在钱币上才对。

就在我们啜饮咖啡的时候，美元却在急速贬值。每天清晨在广场上喝完咖啡后，我们都会跑去银行察看当天的汇率。如果你只是一名游客，打算在离境之前用剩余的旅行支票去皮革市场淘点东西，那么汇率的浮动与你无甚关系。可如果你正打算购买一座占地五英亩的农场，美元每下跌一里拉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。我们的食欲也急剧下降，每下跌一百里拉，我们就忍不住计算一遍，把那个农场买到手，又需

多花多少钱。我还极不理性地在内心换算，用这笔钱能买多少双鞋子。以往我在意大利的主要开销都用在鞋子上，这是颇为难以启齿的恶习。我曾带着九双新鞋凯旋而归：红色蛇皮平底鞋、凉鞋、海军鹿皮靴和几双鞋跟高度不同的黑色便鞋。

对于海外大宗汇款，不同银行收取的手续费不同。我们想多了解几家看看。在意大利兑现一张支票竟然费时数周，看来银行要赚取大笔利息了呢。最后，我们知道了其中的窍门。卡特医生急于成交，给距此地半小时车程的阿雷佐一家银行打了电话——他父亲和岳父都是这家银行的老主顾。过后他致电我们，“快过来，这儿不收手续费，而且按当日汇率牌价兑换。”

对卡特医生的精明，我们毫不吃惊：谈价的时候，他表现得似乎对金钱毫无兴趣，却开了一个高价，并且分文不让。据他说，这栋房子是他一年前从佩鲁贾的五个老姐妹手中买来的，想给家人当避暑别墅，但后来他们夫妇又继承了一处海滨房产，于是决定卖掉它。真是这样吗？还是他从几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手中低价买进，转手高价卖出之后再去买海滨别墅？我不得不佩服他的精明能干。

兴许是怕我们中途反悔，卡特医生打电话约我们在那栋房子里见面。他开着一辆阿尔法 164，浑身上下意大利名牌阿玛尼，一见到我们就说：“还有一样东西值得一看，跟我来，我领你们去。”这句开场白就像是接过刚才未完的话头似的。他领我们走了几百英尺后，转向一条石头小径。小径两侧开满香气袭人的金雀花。奇怪的是，它竟然通往山上，沿着山脊蜿蜒爬升。没走多久，我们来到一个小山谷中，站在这里，二百度角之内的景色尽收眼底。向下望去，可以看到一条柏树林荫大道和一块块葡萄园、橄榄园。远处，一抹蓝色，那是特拉蒙诺湖；右侧，科尔托纳的红色屋顶在蓝天的映衬下，光彩夺目。